

社會小說

情孽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初版

小說會情孽（全書一冊）

每部定價洋四角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編輯者

蔣景緘

印刷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

華書

局

長沙
溫州

常德
福州

開封
廣州

南昌
汕頭

南京
濟南

杭州
石庄

北京
雲南

天津
西安

保定
成都

山西
重慶

奉天
漢口

長春
武昌

社會小說

情孽

蔣景緘著

第一章 婚約

春氣初回。薄寒猶峭。紅梅枝上。點綴疎疎殘雪。爲嫩日所映。射壁上。若銀鈎鐵畫。枝頭小鳥。啁啾格磔。喧晴嬉羣。所謂新年千種囀者。殆告人以良時不再。亟宜自求幸福。勿負此大好光陰也。

面梅樹者。有樓三楹。樓外護以油碧闌干。簾幙沈沈。春光不度。惟窈窕之爐香。時或透簾而出。散作愁絲。此外則時計鉦鉦。問爲清越之聲。意此靜境。而樓中一女子。伏案治書。如蟲斯蟄。正弗因羣動而擾。

書未及半。蕙歎微聞。已復團按其牋。投之爐火。牋紙作湘筠色。晶瑩點滴。猶漬淚痕。近火嗤嗤作聲。久乃成焰。女子凝睇不轉。頻以巾自拭。其日容光慘厲。頰

白於縞。復轉其顫動之腕。舉筯撥灰。灰片若蛺蝶飛。雙鬢亂雲紛披。若絮。卽亦不復整理。牋燼則繞室急走。時復引領梯側。冀有足音之跫久。乃衆響都寂。斯時日已嚮午。光線穿簾透窗。窗中五色玻片所緣邊紙。凍蠅穿之。瑟瑟作小鼓聲。女自語曰。大地陽回。不臨幽室。汝乃與無聊人破此寂寥耶。於是復就所坐之案。對其案頭肖影痴睨。若有萬千愁憾攢簇銀海者。

女子章氏。名蘭薰。少失怙恃。依於兄嫂。兄良士。嫂陳友愛。逾恒常。良士席先人餘蔭。有田十餘頃。廬舍稱是。在某邑之綠榆莊。俯仰不憂無所給。良士少學。買每附舶涉歐美。姑若嫂常家居。親暱若昆弟。陳氏美而慧。針黹而外。旁及書史。每喜束髮作男子裝。與蘭薰踴蹴爲戲。又或結伴郊行。盤旋碧蔭芳草間。見之者疑爲慘綠少年。陳又以其餘暇。授蘭薰讀。蘭天資高。向學銳。久之竟能通文翰。夷然不屑與女子伍。而畢生之蹇運亦遂由此胚胎。

吾書所記蘭薰焚牋之日。乃在孟春之旣望。是日陳方歸甯。臧獲亦偕出。良士

則以勾當商務游海外未歸。蘭寂處樓中。惟一媼爲伴。媼又以事他適。故獨居耳。

蘭薰雖得兄嫂憐。然居恒常戚戚。慮所適之非偶。每讀阿兄購歸之書報。輒慨慕英法之女傑。能於社會上爭一位。置弗隸屬於男子範圍下。以謀生活。於是始而醉心。旣而規仿。竟欲伸男女不可平權之說於世界。良士歸時。聆其言論。每哂爲妄。且歷演歐美尊重女權之理。蘭每與之相左。良士以愛其女弟。故置弗校。然爲之擇配之心。益急。無何同村董氏子亦賢者。聞女才。請於良士。願附葭末。

董雄於貲亦賢業。賈幼卽隨父涉鯨濤。游海國。富於冒險性。惟面爲海風所蝕。黝然以黑。不適於觀美。然精神活潑。遇事敏決。實亦少年中未易才也。良士久與之習。頗可其請。於是弗商諸女弟。竟於旅外時訂婚約。而後馳書告蘭。薰蘭得書大戚。懟兄不再謀。乃以己身擯於素不相知之人。吾書所誌其投火之牋。

蓋受函時。欲郵其兄。迫令解約者。旣念兄素拘謹。必不允許。故付之煨燼也。蘭薰深怨婚約之故。初非蓄憾於董氏。顧以中於歐俗。欲自擇人而事。遂不願阿兄之越俎。此際距得書甫一日。其精神之痛苦。起伏萬變。眼前光景。觸目俱成。愁態似人世冤穹之境。無有更逾於彼者。旣而梯韻登登。給役之高。嫗携榼而上。嫗雙鬢鬢。顧猶飾以假髻。髻旁插頰紅之紙花。員逾杯口。以時當歲首。爲主人兆吉羊也。梯級未盡。卽引領察蘭何在。旣見之於案側。卽呼曰。小姐何爲悶坐。主母食家製湯團。以爲美。命嫗馳送。及其溫候食之佳也。蘭聞嫗言。驀回顧。欲有所答。旣覺淚冰於頰。急拭以巾。強笑曰。嫗挈榼以行。良勞苦。唯余今晨苦中滿。殆不能勝粘膩。幸吾嫂之意矣。且吾嫂將以何時返。不欲嫗再往侍乎。

高曰。主母慮小姐岑寂。午餐後當卽歸。嫗不再往矣。言時見蘭形神慘淡。知必爲婚約故。顧又不質言。惟雜語市井俚事。出以諧弄。冀生其悅。蘭漠然痴聽。無

所。可。否。如。是。者。可。一。句。鐘。此。時。陳。氏。返。矣。車。止。其。門。未。暇。弛。禮。服。卽。詣。蘭。薰。之。樓。話。半。日。契。闊。蘭。初。時。盼。嫂。歸。似。有。萬。千。心。事。將。向。之。傾。倒。者。及。晤。面。殊。無。一。語。久。之。乃。覓。得。一。辭。以。爲。寒。暄。材。料。則。謝。其。饋。遺。食。品。是。也。陳。覩。蘭。薰。不。能。自。聊。眉。稜。亦。爲。之。蹙。陰。咎。藁。砧。失。策。不。能。悉。其。女。弟。之。性。質。致。令。無。歡。忽。舉。首。見。樓。際。之。窗。悉。扃。屈。戌。外。簾。內。蟻。嚴。秘。無。倫。不。覺。哂。曰。姑。娘。素。好。吸。取。空。氣。今。此。間。空。氣。窒。塞。極。矣。盍。開。放。一。面。俾。春。風。得。入。乎。蘭。無。語。微。頷。其。首。陳。乃。啓。其。西。偏。之。雙。扇。日。晷。初。斜。緣。窗。注。入。牕。俯。廣。場。凝。眺。極。遠。陳。挽。蘭。憑。檻。外。矚。相。約。辨。視。雲。外。飛。鴉。以。賭。目。力。場。外。忽。有。一。少。年。着。短。後。衣。手。挈。皮。鞆。一。事。疾。趨。而。至。仰。視。樓。頭。雙。姝。在。望。不。覺。步。爲。之。蹙。旋。一。俯。首。冠。墮。於。地。蘭。見。其。狀。爲。之。軒。渠。陳。忽。曰。此。子。佻。達。殊。甚。非。爲。參。軍。落。帽。者。行。且。步。入。溝。中。矣。蘭。漫。應。之。而。意。殊。不。屬。

第二章 晤訝

董亦賢者。年已二十許。室無次丁。其父大椿。含飴之望綦切。亦賢頻年航海。未暇謀家室。然中饋之虛。固知此局之不可持久也。既與良士於海外結姻婭。亦賢私慶於同等之商家。而得其才媛爲之婦。腦印之中。時懸一倡隨之樂。湮爲肖影。晨夕弗渝。且聞蘭薰喜作男子裝。無閨閣天囚態。異日携之乘長風。破巨浪。瀏覽海天勝景。當益助貿遷之興。思及此偶一閉目。輒若當前所處殊非異域。已見蘭薰盛裝歐服。與之携手登堂。堂上衆賓盡致祝詞。四座弦歌競奏。西樂已與蘭薰從容演說一洗從前結婚陋套。新婚彌月甘美無倫。凡諸戚黨莫不推爲幸福。此類景況實爲亦賢終日所顛倒是。以平日本引良士爲良友。泊此親愛有加。所載之貨既盡。售相約歸國。冀於此行舉其婚禮。良士則以家中報書無異辭。謂妹氏必不爲梗。於是復以書告歸期。亦欣然就道。

蘭薰自焚書之日爲始。居恒鬱鬱。不能自遣。嫂或逗之運動。則力以不耐辭。憂能傷人。幾成痼痛。適近村錢氏有女郎曰鸞笙者。恂知書而不能盡解其意。村

距城四五里。欲入學堂肄業。憚於跋涉。覲得女教師。就其家教授。又以鸞笙女也。不願縻厚俸。女郎之得卒業證書者。皆莫肯就其任。

陳氏與錢爲戚。素知其崖略。以小姑之美而通文。且非恃青氈以自活。俸雖微。當不計若得藉教授以送愁神。計亦良得。乃婉辭告蘭薰。以介紹自任。蘭薰故雖友愛。而意中每萌一成見。謂己安坐而食。久託兄字下。以故自主之權。兄乃得而干預。若自食其力。無所依賴。則俯仰可以自由。雖董氏之成約。當亦無害。如是設思者。既有日。一旦嫂氏以教育之事相屬。乃如針芥之投。適當其意。立諾之。無難色。陳見其衝口而出。懼輕啓口。而蘭或中悔。則將無以對錢氏。復申其說曰。余以阿妹常忽忽不樂。故謀得斯策。實則吾家非無糠覈可噉。而欲賴女郎以傳經易粟者。妹如弗欲。嫂亦不敢要求。若任斯職。則教授有成例。必以一年爲滿任。妹願之乎。蘭慷慨自承。促嫂速往。陳於是往謁錢翁。道其意。翁亦喜。致聘訂約。館於其家。每星期則一歸省視。蘭亦安之。不復如前之怙悵。自失。

陳氏竊幸策之獲售。

錢翁有子曰席豐。長身玉立。豐采甚都。修整不類村居者。日晴作正黑色。美而流轉。所服短後衣。金彩層疊。絢目然。旣無所任之職。殆亦以爲觀美耳。每晨必以小僮髥其所著之靴。令光可鑑。髮辮則時盤冠中。時垂。諸背視所著之冠服而異。又能操一二西語。以傲村俗。

錢翁因財力舉爲村董。旣董矣。則財力愈厚。得乃父之憑藉。所行多縱恣。而外觀則溫溫如處子。非長日與共者。莫或得其端倪。

蘭薰初至之日。席豐以己爲居停子弟。亦隨母若翁修賓主禮。旣相見。席豐爲之失措。蘭雖以女傑自期。然生平舍阿兄外。與男子接見者恒少。不覺頰霞上泛。席豐訝蘭之美。覺似曾相識。繼則欣然有悟。愉快不禁。此時蘭薰之心亦與席豐相印。俯首苦思。致愆。應答實則前此晤面亦只如太空浮雲。俄頃即散。而孽緣牽引。正若有主宰其間者。相見時遂不覺惘惘耳。

蘭薰明眸皓齒。容光綽約照人。脂粉不施。傳以新流行之化粧品。足本弓也。以解爲天足。著小吉莫靴。步時其聲婉約可聽。唇絳色。兩頤溫澤。一笑則成梨渦。項下垂瓣。澤以花露。馨馥可挹。淺碧之裳。下襲元裙。雅潔無匹。席豐意中。直以爲神女下降。意爲之移。適蘭薰亦以視線相觸。肺葉愈覺震震。旣而鸞笙出拜。其師入塾。謁聖。席豐乃出。

自茲以往。席豐時暇課餘。假質疑以與蘭薰面。知蘭之信仰自由也。每盛稱歐俗。謂男女平權時代。女子得以自擇所天。不受家庭壓制。蘭故樂聞此語。而與席豐接見後。又窮思曾於何時相見。竟憶及偕嫂倚樓觀一落帽之少年。神致正類。席豐詢之。果然於是益以爲遇合之故。非出無端。愛情因之彌摯。時當二月初吉。風日暄妍。籬外陌頭幽草之金芽漸茁。溪邊煙柳望春生。梯游蜂翬然有聲。天際紙鳶時復鳴鳴相和。日長人倦。適值休假之前一日。午餘輟課。蘭薰欲檢其用品。循例寧家。忽席豐欵門入。曰。君將歸乎。何匆匆乃爾。蘭曰。

妾例以星期六省阿嫂。逾星期而至。君不知耶。席豐曰。余今新購得小駟二騎。欲約君偕往。村外馳騁。願破例以夕歸可乎。蘭曰。妾不習鞍馬。奈何。席豐曰。君每以女雄自命。顧不能乘耶。雖不能試。勉爲之。鄙人當左右扶持。不令妝成墜馬也。蘭薰笑而諾。遂置其裹物。扃門偕席豐去。

第三章 騎險

綠榆莊地勢肥沃。良田千頃。阡陌縱橫。田以外則爲官道。凍泥初泮。微風扇和。官道之南。有約畧一弓。臥波作垂虹狀。橋下溪流峻急。潺湲有聲。由邑城入莊。必渡橋而北。朝暮之往來其間者。踵相接也。

朝烟旣淨。春氣遠浮。天光漾作蔚藍色。郊原之中。如獻一幅畫圖。斯時有二人同策蹇驢。得得而至。二人者非他。蓋良士與亦賢。新自域外歸。省其邦族也。良士年長。亦賢恒稱爲兄。在途輒以鞭指其居。曰。兄乎。吾母每當吾將歸時。日必延企門外者數四。故吾航海它無所怯。惟慮老人之旦夕西望。感情不能無所。

動耳。良士曰：吾之弱妹，聞阿兄將歸，恒相須於橋側。今胡不見也？言時，揮鞭疾行，亦賢亦屢策其蹇，野馬塵埃飛集襟袖，都不暇拭。距莊愈近，二人之心愈急。無何，前行去橋數十武，倏聞對岸鈴聲徹耳，有二騎如飛而至，駿足騰驤，麟鞮綵綯，二人之視線爲之一注。乘馬者爲男女二人，衣飾並皆作文明裝。良士固疑莊中服此者殊少，及細審，則爲其女弟與素所鄙夷之錢席豐。不覺頓露沈悶狀，亦賢雖與良士密切，然於蘭薰未嘗覩面，方不知爲誰氏女。第觀其風貌，頗娟秀可喜。

顧謂良士曰：此女精神殊活潑，第所偕之男子狎暱不可狀，豈其未婚夫耶？良士聞亦賢語，內惡甚，面頰然如絳帛，唯作歉仄之辭，曰：吾行商久，家庭事乃不暇問，放任若此，固不能自辭其戾也。亦賢以不識蘭薰故，不明良士之所言何指，猶欲再致詰問，即此談判之頃，蘭薰忽力鞭其馬，馬奔軼遽脫其韁，馳驟不能止，超躍騰驤，與席豐遂相失。蘭薰故不善乘驟，遇此變恐慌，至不可狀，俯首

鞍上如溺人之抱枯木任風潮鼓盪希冀自然之命運然蘭之抱鞍愈力則馬之驚擲亦愈甚席豐鑒於前失雖欲施援手竟弗敢力鞭其馬無何蘭薰之馬已負蘭抵橋側然竟不趨橋逕奔岸側將入水蘭薰怖極唯閉其目奄然殆無生氣。

先是亦賢且行且詢良士所言之何謂良未及答偶一舉目遽呼曰噫吾女弟之馬奔軼矣亦賢聞未及半遽隨其視線審覽果見蘭薰危迫狀亦賢急馳往而馬已及岸側亦賢急呼良士要其後已則一躍去驢背當馬前馬怒蹄及亦賢面亦賢故多力遽與之戰馬懼而反奔見良士在其後復回其首亦賢突起執其韁飽以拳馬乃不敢動於是良士至共掖蘭薰下良士呼與語殊弗應蓋驚魂飛越矣。

無何席豐亦至見二人皆在蘭薰側即致謝意不知其爲蘭之夫若兄也良士固知席豐即自陳姓氏且曰僕與君同村曾與君在某氏一接洽君忘之耶席

豐口唯唯而意致甚漸沮。是時亦賢已倩村豎命人以一繩床至。掖蘭薰於其上。昇以行。二人從其後。席豐亦欲至。章氏觀其究竟。良士謝弗敢當。適錢翁聞耗。命圉人迓其子。席豐遂怏怏返。

章氏之宅距橋固不甚遠。沿溪數折已抵家。陳氏喜其夫之返。而憂小姑之病也。佇門外以俟行人。是時蘭薰知覺已復。張目環視。忽覩亦賢在側。目乃更闔。良士覩其清醒。意良慰。歎亦賢於客室。送之登樓。陳亦手安神之湯液。視其飲罄。良士復進詢所苦。蘭此時驚恐既去。歎歎與兄酬答語未及畢。良士慮亦賢久俟。遂出。陳知蘭不樂。亦賢而今日之危險實爲亦賢所拯。冀其愛憎之或易於是。乃就所聞爲之緬述。蘭始就傾聽。繼則漸露厭倦。陳遂不復更語。亦賢知蘭薰無恙。辭良士歸。其母俞喜壯子之寧家。扶杖以迓。母奉佛茹素。而亦賢獨喜牛炙。老人謂其非福。乃代之以乳。乳非素饕。然不得謂之生物。是日亦賢與良士偕別。遣役夫舁其行囊返。母待之久。所備牛乳已減其溫度。至是

復和以沸水。視亦賢飲饌畢。即詢蘭薰作何狀。亦賢具以前事告。母曰。余聞此女每喜親男子。動以平權自由爲談柄。今日之恐怖。亦自由之所致也。亦賢曰。吾母兒在歐西時。其婦女之放蕩。尙不止是其最通行之禮節。而吾國所視爲厲戒者。則莫如接吻一事。今若輩效法歐風。尙未至若此之淋漓盡致。蓋猶存界限矣。俞於其子愛憐。備至。獨不喜其崇拜歐俗。聞言忽微。哂曰。汝言歐俗尙接吻。吾曾記有一西報載美國一人結婚時。賀客要求與新婦行此禮。以示親愛。其壻初猶鎮靜。乃行未及半。壻忽鬚髯怒張。立加禁止。亦可見已甚之行。雖習見者猶難終忍。況行之我國乎。亦賢知老人之性質。必不樂他人辯勝。乃不敢復袒蘭薰。唯順其意。旨以承色笑。

第四章 解職

良士歸家數日。鑒女弟之詞色。似不以董氏爲允。乃以間謀之陳氏。陳歷歷以其受函之情狀告。良士意大懊悵。自咎臨事之疎。然息壤當前。駟追莫及。即亦

不可中悔。唯與陳議補救之策。陳蹙然曰。妾窺蘭妹意之殆已。別有所屬。且其平日之學問。皆足佐其怙過飾非。妾蓋深悔當日之授以書史矣。

良士曰。此自吾妹不善自修。乃致入於魔道。如卿言。則不識一丁之女子。豈皆能束修自好乎。雖然。吾謂卿爲之介紹錢氏教授。未免小誤。吾意彼之愛情。實專注於席豐。席豐性情無定。吾決之於其目。吾妹爲其所惑。將生他日之悔。今且禍種初芽。若更需以時日者。則根荦固矣。

陳曰。此則君可無慮。錢翁財奴也。其延女師出於一時豪舉。今已漸苦供億。若以蘭妹養疴。告其館。可立解第。蘭妹一方面。須君善爲謀。毋令再蹈前轍也。良士曰。卿其爲我對付錢翁。吾將游說蘭妹。各盡其責任可矣。

蘭薰自爲下駟所驚。雖未爲倩女之離魂。然昏瞶之餘。飽受野風。營衛失其所養。額上遂蒸蒸發熱。臥病甫一日。而席豐之問候者。凡三至。良士悉令闔者拒絕。弗與通。惟董氏所遣者。得以進至病榻之側。蘭盼席豐之耗。不得意。愈鬱鬱。